



一个说 那山，那水，那个人……
演绎一场轮回的爱情！
纳西话的人

普光泉◎著

是谁给予的勇气 让她搏斗狼口绝处逢生
是谁给予的力量 让她饱受折磨生死相依
是谁给予的快乐 让她浅尝缠绵似有还无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天 乐 天



一个说 纳西话的人

普光泉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说纳西话的人 / 普光泉著. — 长春 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387-3663-2

I. ①一… II. ①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5127号

出品人 陈琛

责任编辑 陈秋旭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一个说纳西话的人

普光泉 著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62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北京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数 / 165千字 印张 / 13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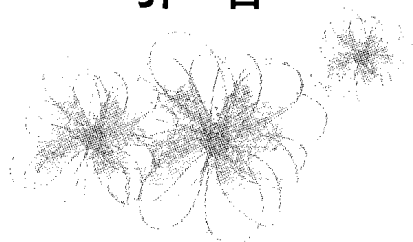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/ 2011年10月第1版 印次 /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4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时代文艺出版社北京推广部



引 言



在中国南高原攀西大裂谷里，有一个小县，叫做盐边。由于它小，很容易被外界忽视。近年来搞旅游开发，人们才惊奇地发现，这里的百灵山，居然可以跟九寨沟媲美。这里有着许多东西神秘莫测，是那么的引人注目。

比如说，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这里是产生第二代帝王颡项的地方……

再比如说藤桥河，据说是“笮文化”的发祥地，是那么的让人神往……

相传，远古时代在若水两岸，生息有两个部落——邛人部落和笮人部落。到某一天，笮人部落的人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个男子。天帝知道了，为了让笮人繁衍下去，便把一个女儿下嫁给他



为妻。他们共生了三个儿子，可是三个儿子都不会说话，天帝知道后，让他们点燃三束火把。火把亮了，三个儿子都开口说话了，一个说汉语，一个说彝话，一个说纳西话……

一只野狼，让她失去青春的曼妙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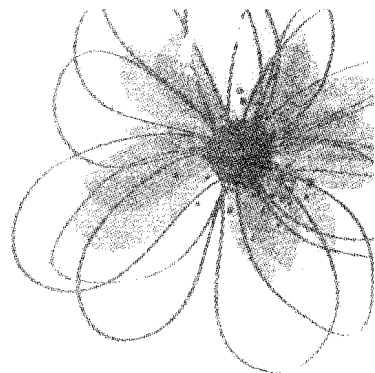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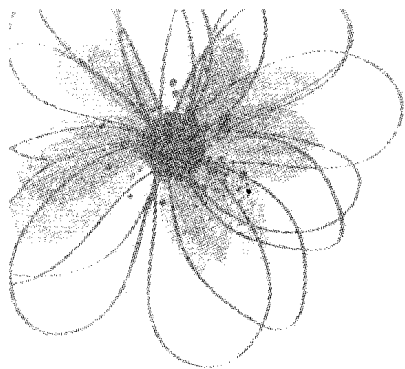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孩子，让她承受生死的切痛；

三个男人，让她感到缠绵的激情；

这一世，要经历多少人，她才能走到爱情的终点。

爱的路，或直或曲，既是路，终有尽头。是原地惆怅，还是走向下一条路，我们犹豫、彷徨、难以抉择，留下的只有年华的流逝和无限的悔恨。





第一章

001-076

依布拉木他们满载而归的途中，在杀人掳这个地形复杂多变的地方，必然会遭遇一场劫难，而依布拉木他们三个人以及那些马，都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往往最容易被人算计。

他们被那一伙盗匪惦记，把他们当作一块到嘴的肥肉，也许在他们还没有到达笨人街的时候，便被盗匪跟踪上，然后算好他们返回到杀人掳的时间，一个大团伙在那里作了埋伏……

第二章

077-132

只有一小部分呻吟随着呼吸无可阻挡地在她这间屋子里弥散。她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失去重量，飘了起来，在她此时的想象中，是依布拉木带着她飘，有时候也会是黑箴匠带着她飘。等飘到了天堂，她才把嘴巴里那两排新竖起的栅栏一样的牙齿松开，让被子潮湿而带有齿印的那一角重新获得自由。

第三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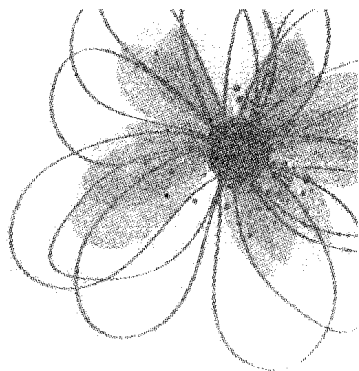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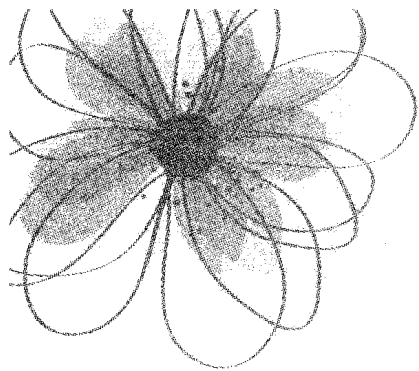
133-160

黑箴匠是阿依阿月生命里的第二个男人，在她身体最为虚弱的时候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。

阿依阿月在气第一个男人依布拉木还没有气过来的时候，又该气第二个男人黑箴匠了。

阿依阿月连气的精神也没有，只是让泪水漫无边际地淌出来。

阿依阿月变得更加的沉默了。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这是命。她想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，人是由命管着的，没法和命争。



第四章

161-206

小羊倌去了，再也没回来。

和他一起出去的另外两个人回来了一个，他除了带回一些山货，还带回了小羊倌用过的笆篓。他回得来是因为他在这悬崖峭壁下守东西。这笆篓就是小羊倌放在下面的。

小羊倌和另外那个人从此不知死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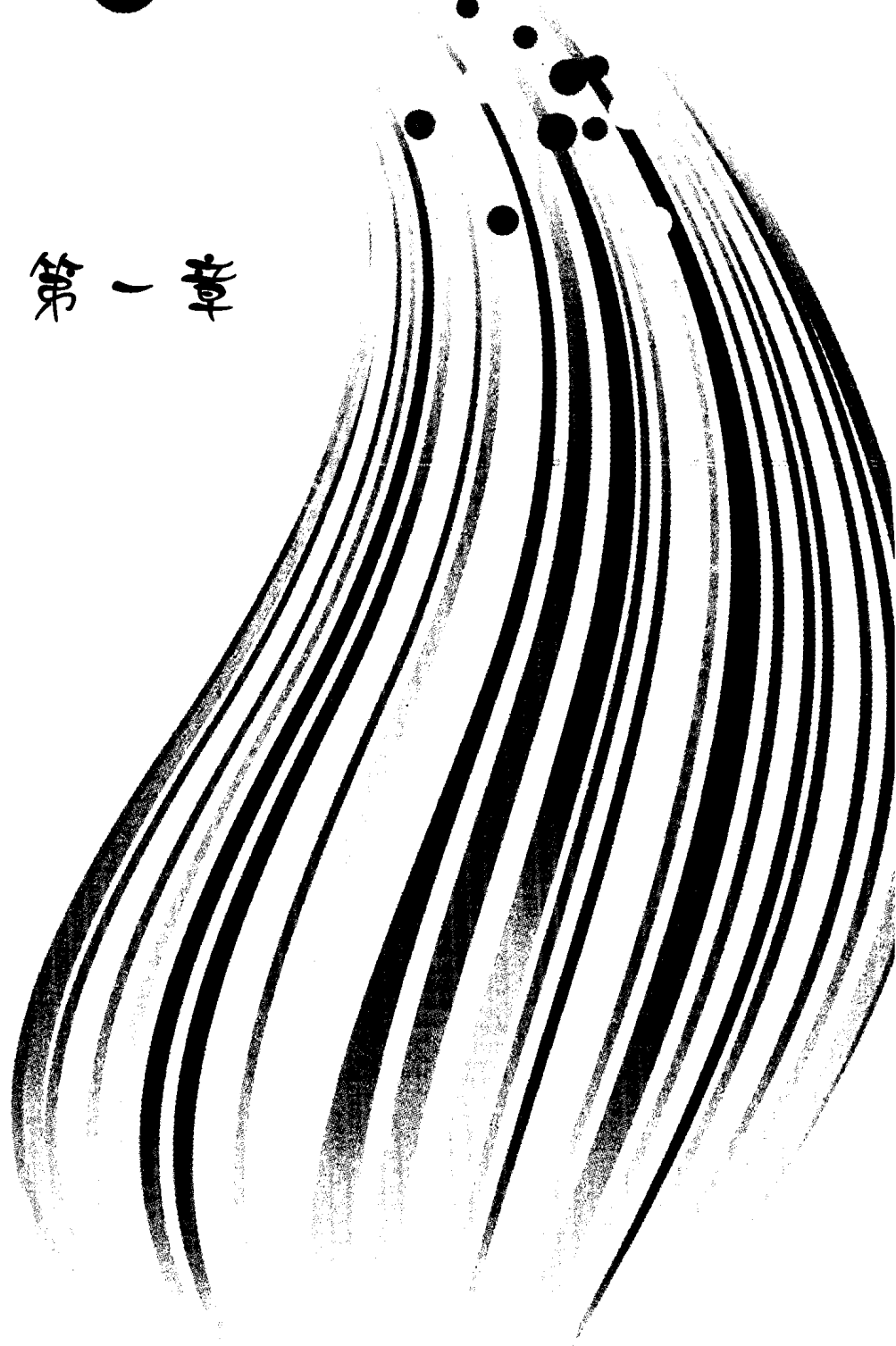
藤桥河的人说，这两个人肯定死了，原来到那里去的人能够回来的都伤筋动骨，没回来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后记

207-208



第一章



依布拉木他们满载而归的途中，在杀人物这个地形复杂多变的地方，必然会遭遇一场劫难，而依布拉木他们三个人以及那些马，都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往往最容易被人算计。

他们被那一伙盗匪惦记，把他们当作一块到嘴的肥肉，也许在他们还没有到达杀人街的时候，便被盗匪跟踪上，然后算好他们返回到杀人物的时间，一个大团伙在那里作了埋伏……

阿依阿月第一次单独去藤桥河里背水，便遇上了狼。

十五岁的阿依阿月面对一匹狼，肯定势单力薄。

由于从小挨饿，阿依阿月在该发育的年龄里没得到正常发育。她出了栅栏的木门，在那条下坡的山路上移动时，娇小而柔弱的身子在早晨从东方刚刚冒出的那一抹朝阳里，就像一株才背上苞的苞谷。

四周寂静得如同昨夜，只是偶尔从不远处升起来的几声雄鸡报晓，提醒这藤桥河，新的一天一如既往地来了。

阿依阿月走在羊肠般的山路上，这是七家寨去藤桥河里背水的必经之路——七家寨，顾名思义最先只有七户人家。

路不是很长，从古老的栅栏到那一河金子般流淌着的水，只需要半炷香的工夫。

这藤桥河里的水，是七家寨的生命源泉。

阿依阿月第一次单独去藤桥河里背水，是因为阿妈昨天晚上对她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阿月，你今天满十五岁喽！你长大成人喽！”

阿妈说这话，话里还有很多话。

阿依阿月懂事了，可以单独去做许多事情了，当然，也包括单独去藤桥河里背水；而另一方面是说，也许，阿依阿月在今年之内，就会被嫁到藤桥河的下游，嫁到这高山以外的地方去。

按照这里的传统习俗，女子满十五岁，虚岁到十六岁便成人了，便要嫁出

去，而且不能嫁在藤桥河本地，嫁得越远越好。嫁远了，就能够换回数量不少的白米；嫁远了，就不会被狼吃掉，一生平安。

有女莫嫁藤桥河，

白天赶猴子，

夜晚撵老黑……

这是藤桥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流传的一个顺口溜。老黑，说的是通常在夜里出没的黑熊，也指在夜里出没的狼。当然，狼要是一整夜没找到东西吃，也会在黎明到来时四处寻觅，要不然，也不会让阿依阿月遭遇上。

阿依阿月是藤桥河的一朵花。

阿依阿月穿着阿妈为她缝的三色裙，脑后搭着一根长辫子，在栅栏里，在山路上，在藤桥河快乐地成长。

再过半个月，便到阿依阿月单岁满十五的日子，该换裙了。阿妈说过，要在单岁满十五这天给阿依阿月换裙，因为双岁是不能换裙的。按照寨里的说法，如果有人硬要给自己的女儿在双岁里换裙，那么，这个女儿这一辈子就会多灾多难。阿妈已在松明子火光下熬了好几个晚上，她得提前赶缝出一条五色裙。

阿依阿月在单岁满十五这天，准时穿上了一条崭新的五色裙。

家里来了许多人，在阿依阿月的印象里，这天家里聚集的人是最多的，几乎七家寨的人都来了，无论男女，还是老少，都为她祝福。

家里杀了一只大骗羊，人们高高兴兴地吃坨坨肉，吃苦荞粑粑蘸蜂蜜，尽情地喝荞子酒。其间，不断地有人赞美她，也赞美她的五色裙。她的头上有了一个大变化，原来的头发由单辫梳成双辫，规规矩矩地从头的前额盘向后面，然后，戴上一块方帕，那方帕的四周绣了花，很好看。



这一切变化，都意味着阿依阿月结束了娃娃时代，正式长大成人。

按照规矩，开席时，阿依阿月得由阿妈带着，挨个向客人敬酒、献肉。

阿依阿月既惆怅又高兴，说不出是哪种滋味儿，其实她不想去敬酒、献肉，她想一个人躲在屋里或者是栅栏外的某个角落，让情绪在心中自由地游动。但是，她不得不去，在席间，她还按照规矩唱了阿妈提前教会她的歌谣：

从前阿哥阿妹同生同长，

同穿衣，同玩耍，同吃一锅饭；

今天才知道哦！

阿哥才是家里养的羊，

阿妹只是家里寄住的羊，

阿哥是家里留下的财产，

阿妹是家里使用的缸水；

阿哥是屋里的人，

阿妹是家里的客人，

阿妹不能与阿达、阿哥转脑壳，

坐在屋里真孤单。

这一天为什么要来得这么早？

这一天为什么要来得这么快？

就像木桨离开了船。

阿妹愿吃那白淡饭，

情愿在家里多住几天，

不想过早离开家乡。

这天晚上，听了阿妈的一席话后，阿依阿月几乎没合眼，她独自在靠近火



塘的那个铺着毡子的羊耳笆上，辗转反侧……

天稍微亮些，阿依阿月便第一个轻脚轻手起床，穿上昨天阿妈给她的那条五色裙，轻巧地推开横板房的门，到另一个屋，秘密地背上木桶，在一阵犹豫不决后，悄悄向栅栏外走。

每个人来到这世间，都有一个属于他的包袱在等待着他，不管轻与重，也不管大与小，注定了该他背负的他就得背负起来，只是有的人早背，有的人迟背而已。

阿依阿月必须得走出去，这是人生重要的一步，她已不再是娃娃了，她长大了，不管她愿不愿意，她都得单独走出去，她得用自己还显得幼稚的脊背，背负起该她背负的。阿依阿月从她换裙的这天起，那个命中注定的包袱就压过来，她不能撒娇，不能抵抗——生活让她没选择的余地。

那条老黄狗还在睡觉，在阿依阿月经过它身边时，它睁开眼睛看了一眼，温柔而亲昵地摇了几下尾巴。

那条老黄狗跟她实在太熟了，包括她的身影，她的动作，甚至她身上的气息，它都熟悉。它常跟她一起去放羊，和她一起玩耍，舔她的脸。阿依阿月从它身边走过，它不像见到陌生人那样狂吠，以至于她毫无阻拦地走向暗藏的危险。

人生任何时候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危险，有些危险无关紧要，过了也就过了；有的危险是致命的，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，阿依阿月这早晨在走出栅栏时，便面临着这样的危险。但是，她一点也不知道这危险会越来越远，她坦然地走在去藤桥河背水的山路上。

发出声音的风，把寒冷一阵阵塞进她的衣缝，这是无法避免的，只要她出门，就会在风中。她下意识地掖一下领口，但不一会儿又被风拉开，她加快



步子，这样，似乎温暖了些。人在寒冷和孤独时都需要温暖，这温暖是心的需要，也是身体的需要。阿依阿月的温暖是从自己的心里往外溢的，她的温暖始终保存在心里，她的心把温暖分一些给身体，用来抵抗寒冷的袭击。

最多再是二十步，阿依阿月就可以到达她和阿妈一起无数次打过水的那个位置。可就在这时，出现了不同的风声，这风声比刚才的更加阴冷，更加强硬。她感到有生以来最大的畏惧，因为那阴冷从背脊进入身体，刺入了她的心。

在风中，阿依阿月眼睛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

阿依阿月背水的木桶摔成无数个碎片，就像是自家的那一段被羊群踏翻的栅栏，撒落在地上，和一些冰冷的小石块躺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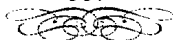
二

阿依阿月六岁时面临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挨饿。

藤桥河属于高寒山区，以种植苦荞、苞谷、洋芋为主，严重不出食。在藤桥河种庄稼，是原始的刀耕火种，往往“种下一匹坡，收拢一土锅。”要是遇上天灾，“一土锅”都收不拢。

阿依阿月六岁这年，藤桥河发生虫灾，家里早早地断了粮，她经常饿得奄奄一息。每天早晨起床就想着弄东西吃，早上吃了盼中午，中午吃了又等晚饭，随时都觉得脘肠刚肚的。到冬天更是这样，藤桥河的冬天比其他任何季节都寒冷，人在寒冷时更加饿得快。

阿依阿月盼望着冬天快一点完，因为阿妈说过，冬天要过完时，家里就杀



年猪了，杀了猪就有肉吃，就不那么瘪肠刚肚的了。可是，阿依阿月六岁这一年的冬天，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而来，把藤桥河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这一年冬天在阿依阿月的生命里显得特别漫长。

一个下午，阿依阿月站在栅栏外面，站在风里等待阿妈归家。阿妈中午到山坡上做活路去了，阿妈只要归家，就会想方设法给她弄吃的。阿妈出门时给她说好了，下午回来后给她做好吃的——苦荞粑粑蘸蜂蜜。阿妈说了，家里还有最后的一点苦荞面，那是悄悄地留下来给她的。她心里甜滋滋的，盼着阿妈的身影早点出现在回家的山路上。

阿依阿月真的好饿，她好想弄点什么东西进嘴。

阿依阿月把目光从远处的山路收回来，就在那一瞬间，她的眼球被一个小小的，圆圆的东西吸引住了。她好像发现了一个核桃，在这山里生长的，她吃过的核桃。只要把核桃园溜溜的壳弄开，里面便会有油腻腻的东西，那东西很香，很好吃。

阿依阿月蹲下去，把它捡起来，擦掉泥巴，真的是核桃！

阿依阿月喜出望外，在路边找个石头，迫不及待地敲核桃。那核桃敲开后，她看到了四瓣，有纹路，就像被打开头盖骨的猴子的一个小脑袋。

太饿了，阿依阿月匆忙地把核桃吃进肚。

这的确是一个核桃，但这核桃变了质。

阿依阿月并没有仔细看，不过看了她也不懂，她只觉得敲开后看到的颜色跟原来吃过的有些不同，味道也不太一样，但她饥不择食，吃了。

六岁的阿依阿月只有强烈的饥饿感，没有对一个核桃的好坏进行起码判断的经验。

人生的经验很重要，要是没有某方面经验，便会犯一些根本无法意料



错误。而有些错误则是致命的，是灾难性的。阿依阿月六岁这年的冬天，这个灾难性的错误就给她带来了一个恐怖的夜晚，这个夜晚差点让她失去幼小的生命。

阿依阿月在这个夜晚一直昏迷不醒，全身烫得就像烧旺的柴火。她嘴巴里一直说胡话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？阿妈听不懂，别的人更是听不懂。阿妈盯着她蠕动的嘴巴，想弄清她说了些什么。偶尔只听到她说水，是的，她说了水。人不能够没有水，有水便不再干渴，有水便能够得到滋润，有水便可以活命。听到她说水，阿妈赶紧舀来，一部分进入她那张着的、已经有些变形的小嘴巴，一部分浇在一块手帕上面，从头到脚反复擦她的身体。一整夜，阿妈没睡觉，一整夜，阿妈在她身边，陪她、喊她的名字。

阿妈不想让她在这个夜晚离开，要把她喊回来。阿妈找到一块糖，化成水，一点点喂入她的嘴巴。还想为她做点别的什么呢？只要能够想到的，觉得对她有用的阿妈都做，而做得最多的，就是不住地喊“阿月！”

阿妈坚信：喊着她，她便不会走远，她便会折回来。这个无月的夜晚，多么难熬啊！

天快亮时，阿依阿月终于呕吐了，她慢慢清醒过来。

后来，阿妈问起阿依阿月那天晚上的事情，她摇头，一点也不知道。是的，她完全昏迷了，她无法知道。她只想起那个晚上看到屋里总是有人在晃动，在飘，一会儿随着风进来，一会儿又随着风出去。她想拉他们，但怎么也拉不到。他们手里有好吃的东西，是那东西诱惑了她，她想追，但追不到。有一次，她追出去，都追好远了，却突然她听到有人在喊她，喊声是那么的亲切，直让她心碎，她便回来了。回来后，发现是阿妈在喊她，阿妈给她吃苦荞粑粑蘸蜂蜜，好甜。

再后来，还发生了些什么呢？阿依阿月真的一点也记不得了。

阿妈只是微笑，只是一个劲地点头，说：

“回来就好喽！回来就好喽！”

三

阿依阿月在这早晨获救了。

这是个奇迹。

而把她从狼嘴巴里救下来的，竟然是她的好朋友——那条曾经和猛兽搏斗过三次并差点就失去性命的老黄狗。

这老黄狗能够活到现在的确很了不起，而这次能够从狼嘴巴里救下阿依阿月，更是一个天大的奇迹。

到底，老黄狗是怎么发现并救下阿依阿月的呢？

都说狗通人性。

是的，老黄狗好像预感到阿依阿月会有危险，在阿依阿月走出栅栏后不久，它就在后面远远地跟着。

老黄狗嗅到一条狼嘴巴里传递来的气息，从这气息里，它明显地感觉到了狼的饥饿。

狼饥饿了便会千方百计找食物，有鸡吃鸡，有羊吃羊，如果遇到人，它便吃人。这气息加速向阿依阿月所在的位置逼近。

老黄狗急了，也赶快加速奔跑。

